

景物依舊

南方壺

昨日去義守大學擔任一項比賽之評審。已有一年多沒去義守了，前幾次也都不是自己一個人去。我是路痴，這回自己去，先想一下該如何走。開車經健仁醫院，再從高速公路底下穿過左轉。之後就會常出現義守大學的標示，應就沒問題了。

雖說強烈颱風聖帕要來，但星期五上午天氣仍十分晴朗。我開著車，聽著收音機，健仁醫院過了。在路口等紅綠燈時，這一帶的景色，却突然讓我心中若有所感，怎麼如此熟悉？

就是這裡。以前女兒在新竹時，通常搭阿羅哈客運來回。車子在前方楠梓交流道下，放下部分乘客後，再上高速公路，繼續往高雄市技擊館的方向開。女兒下車後，回頭走一小段路，就在這紅綠燈過去不遠路邊等我。至於搭車回新竹呢？就在穿過高速公路底下左轉後不遠右邊，阿羅哈客運在那兒有一站。所以今天經過以往幾年，約每隔一個月，接女兒與送女兒的地方。這是女兒遠渡重洋後，我第一次經過這裡。

每次去接女兒，車子經過健仁醫院路口紅綠燈，便要開始緩慢些，留意女兒身影。接到她便如釋重擔，終於回來了。

心在南方

總覺女兒一人在外，會吃苦似的。在家沒住幾天，又得送她去坐車。我們通常提早 20 分鐘到，阿羅哈候車室算是舒服的，有寬大的沙發及電視。等車時，我每次都還是忍不住，跟女兒叮嚀一些已不知講了多少次的“老生常談”，並留意櫃台宣佈“X 點 X 分往 XX 的車子來了”。在楠梓站搭車的乘客不多。依序上車，車子立即開走。常讓我覺得車子怎不多待一會兒。默默驅車離去，計算女兒抵新竹的時間。接到她電話後，便知又要再等漫長的一個月，希望女兒這個月在新竹過得好。

早期我認為學生應多留在學校，尤其是研究生。自從女兒上大學後，每逢學生告訴我要回家，我都覺得很應該，還鼓勵他們要多回家。

過去幾年，能這樣接送女兒，實在是件很愉快的事。此情此景，倍多感觸。如今女兒一人在國外，她必須自己面臨及解決所遭遇的困難。鞭短莫及，遠水也難以救近火，父母能幫上的忙實在很有限。希望這些年來，女兒已將自己充實得夠好，能應付國外求學期間的種種挑戰。(96.08.18)